

天地颂

——“两弹一星”百年揭秘

第2部

东 生 著

华夏出版社

天地颂

——“两弹一星”百年辉煌

徐文海

王 强

北京出版社

纪实性电视电影小说

I253.6

5

:2

2007

天地颂

遲浩田

「两弹一星」百年揭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地颂：“两弹一星”百年揭秘/东生著. 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
2007.1

ISBN 978-7-5080-4055-4

I. 天… II. 东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6391 号



作者简介

东生，原名李问沂，高级记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29年中秋节生于安徽省天长县。1940年在新四军二师淮南联中预备班。1944年在《淮南日报》当印刷工人。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，后从山东赴延安，先后在新华社、中共中央宣传部任文书、校对、秘书等职。1951年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在国际新闻局《人民中国》（俄文版）任编辑。1953—1958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，后为《中国青年报》首任驻苏联记者。1961—1975年任胡乔木秘书，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锻炼；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和党组副书记、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。1984—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、兼任中国新闻出版社社长、中国三S研究会秘书长和党组副书记、中国《桥》杂志社第一副社长。1987年任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、兼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主席、中国公共关系公司总经理。

1991年离休，参加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编写组，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和社会活动，担任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、《中国之友》杂志社社长、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等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写作和发表大量新闻、通讯、报告文学、电影剧本、长篇小说、话剧剧本等，总计约数百万字，代表作有《看愚公怎样移山》、《无产者》、《昆仑纵队》、《巍巍昆仑》、《九户如一家》、《命运之神》、《祖国和我在一起》、《中央秘密文库》、《东生通讯选》等。

天地頌

——「两弹一星」百年揭秘
(增补本)

策划人

赵玉芝

编委会

赵玉芝

倪友葵

韩平

唐永平

刘晨

练佩鸿

康晓川



谨以此书献给 ——

一百年来为祖国国防建设无私奉献的英雄们

第二部

顶天立地

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，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

——毛泽东

第一章

逼上梁山

- 她痛苦地说：“列宁死了，孙中山死了，革命还有什么希望呢？”
- 郭永怀好奇地问：“美国在哪里？”
- 英雄姐妹：一个要到美国学火箭，一个要造潜水艇。
- 科学与迷信的纷争，农民与地主的搏斗。
- 一场闹剧，令人哭笑不得；一场悲剧，亲兄弟反目成仇。
- 妻子劝丈夫：“要想着，我们中华民族的伤口还在流血！”
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逝世，享年59岁。

北京中央公园公祭，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在灵前默哀。孙中山遗体移往香山碧云寺时，途中三十万人送灵，两万多人从西直门步行到香山。

北京，宣武门外铁匠铺，小院内，一片哭声。

只有张东海、贾彦站在院子里，遥望天上的北斗星，默默地叹息。

室内，人们边擦眼泪，边交谈。

大梅痛苦地说：“列宁死了，孙中山死了，革命还有什么希望呢？”

龙大宝：“有希望，大有希望！这些年，你在美国学科学，我在中国干革命，跟着孙中山，跟着李大钊，从长辛店到武汉、沿着这条路，不知走了多少遍，成千上万的工人，一次次起来罢工……”

大梅：“你参加了共产党？”

龙大宝：“当然，你三妹也参加了。”

三梅：“我一边在家里带孩子，一边在外面做点工作。二姐，你呢？”

二梅：“我刚刚加入。”

大梅：“贾彦他参加共产党了？”

二梅：“没有。在德国，加入同盟会，他就不同意孙中山的‘平均地权’，现在，还是不同意……”

龙大宝：“因为他是地主？”

二梅：“是的，贾家三代都是大地主。”

龙大宝：“马克思说：‘存在决定意识’。这句话很有道理。”

二梅：“可我相信，他会变的。”

龙大宝：“怎么变？”

二梅：“这些年，他一直住在青岛，专心研究水雷，一次也没有回乡下去。我倒是到他老家去过几次，每一次都看到农民的状况惨不忍睹。回来我跟他说，可他硬是不信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龙大宝：“下次，你就逼着他跟你一起去！”

大梅：“你不用逼，自然有人会逼。”

二梅：“谁？”

大梅：“农民呀。当年，义和团是逼上梁山。现在，农民也一样，要起来造反。‘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’呀！”

二梅：“大姐，这些年，你在美国学科学，也关心革命的事？”

大梅：“那还用说！十月革命，震动了全世界！中国留学生都知道，俄国有个列宁。他真伟大！可惜，也像孙中山一样，死的太早了。”

二梅：“大姐，你也参加共产党了？”

大梅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二梅：“东海哥呢？”

大梅：“也没有。”

二梅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大梅：“恐怕是时候未到。”

二梅：“不会吧？我看，东海哥准是参加共产党了，只是没有对你说。”

大梅：“不可能。我回国大半年了，他总是跟着孙先生和夫人，走南到北，寸步不离。在广州，我们家客人很多，可没有一个是共产党，连依万诺夫那么多年的朋友，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。”

二梅：“你问过他吗？”

大梅：“问过。”

二梅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大梅：“守口如瓶，什么也不说。”

二梅：“那么，他的观点呢？”

大梅：“三民主义，那还用说！”

二梅：“谁经常和他来往？”

大梅：“蒋介石经常来。”

二梅：“蒋介石是谁？”

大梅：“你不知道蒋介石？大元帅府参谋长、黄埔军官学校校长，是孙中山最信任、最重用的人。”

二梅：“东海哥也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，可为什么不受重用呢？”

大梅：“东海日日夜夜跟随在孙中山身边，这还不受重用？难道非要当个大官才算受重用吗？”

龙大宝：“大姐说的对！可现在孙中山死了，东海哥又要跟在谁的身边呢？”

二梅：“当然要跟在蒋介石的身边了。”

大梅：“那倒不一定。”

隔壁，突然传来三梅的叫声：“娘！娘！你怎么啦？”

人们一齐奔来，喊着：“娘！娘！”

赵大娘睁开眼睛，声音微弱地：“娘不行了，可娘有件事，总没有跟你们说……”

大梅扑倒在妈妈床边：“娘！你说吧！”

赵大娘：“你知道，你还有个小小妹，生下来不到一百天，我就把她放到城里一个大户人家门口，走了。你几次问我，小小在哪儿？我说，她滚到河里，淹死了。”

大梅：“记得。”

二梅：“妈，我也问过你，小小怎么不见了？”

赵大娘：“……那些年，你爹在北洋海军当水手，我一个人种地，带五个闺女，交租子……送给人，是条活路……这么多年，小小要还在的话，也有二十好几岁了……娘对不起她，对不起她呀……”

二梅：“娘，你别难过，我明天就回山东，一定把她找到！可她……是什么样子？”

赵大娘：“她左耳朵后边，有一块胎记……”

院内，张东海和贾彦在小声交谈。

张东海：“山东也有共产党？”

贾彦：“有呀，二梅就是一个。”

张东海：“你没有参加？”

贾彦：“没有。”

张东海：“为什么？还是那个‘平均地权’想不通？”

贾彦：“想不通。我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了，对共产党还得看一看。”

二梅：“天都快亮了，明天一早还得赶路。东海哥，你和大姐一起去青岛吗？”

贾彦：“去，只能住三天。”

二梅：“多住几天不行吗？”

张东海：“孙先生去世了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，要我赶快回广东。”

二梅：“谁要你去广东？”

张东海：“蒋介石一天一个电报。”

二梅：“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张东海：“正如贾彦所说‘还得看一看’嘛！”

贾彦：“明天先到青岛看一看吧！”

贾彦一行乘船到了青岛。

张东海、大梅站在山上，望着大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地呼吸过。

大梅拉着张东海的手，温柔地：“我们要是永远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之间，那该多好！”

张东海：“我想，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”

大梅：“可这一天，什么时候才会有呢？”

张东海：“不知道，反正会有的！”

大梅：“你忍心让我一个人到美国去？”

张东海：“不是你一个人，三个孩子都跟你一起去……”

大梅：“可我不忍心让你一个人……”

张东海深情地：“大梅，我也不忍心让你走，不忍心让三个孩子走，可我别无选择！”

大梅：“或者我留下，或者你跟我一起走。”

张东海：“不，都不行。我们已经争论好几天了。”

大梅：“孙先生去世了……”

张东海：“正因为他去世了，我才不能离开。你献身科学，我献身革命……”

大梅：“我献身科学，也是为了革命嘛！”

张东海：“我献身革命，也是为了科学嘛！”

两人相对笑了起来。在海边玩耍的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也在笑着。这身处人间天堂一般的笑声，在大海和高山上空回响。

这笑声传到四面八方。

正在山上写生的郭永怀，放下画笔，四下张望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声……”

他的三叔郭文秀说：“永怀，听到笑声，看不到人，真怪呀！”

正说着，张东海和大梅从树丛中走出，手拉着手，看见有人，不好意思，把手分开了。

大梅：“小朋友，你画得不错嘛。”

张东海：“嗯，不错，这大海波涛汹涌，很有气势！”

大梅：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不爱说话的郭永怀望着她，郭文秀赶紧回答：“他叫郭永怀，是我的侄儿。”

大梅：“是青岛人？”

郭文秀：“不是，是荣城郭家村的。”

大梅：“看样子，他很爱学习。”

郭文秀：“最爱读书了！”

大梅：“在哪个学校？”

郭文秀：“大姐，不瞒你说，我念过十几年书，多次赶考，没有考上，于是在村里办了个初小，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能上学。”

张东海：“那好呀！”

郭文秀：“永怀这孩子，十岁才开始念书，可他宁可干活，放牛、拾柴、垫猪圈，样样都行，就是贪玩。不过，他特别好奇，喜欢花鸟虫草，到石岛上高小，又多了一项美术爱好。一有空，就到海边来画画！”

大梅：“小朋友，我给你拍张照片，好吗？”

郭永怀惊奇地望着她，还是一言不发。

大梅拍了照，郭永怀的眼睛一直盯着照相机，看了又看。大梅把照相机给他，教他看镜头。

沉默寡言的郭永怀终于开口了：“这机器是怎么造的？”

大梅被他问住了：“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郭文秀：“大姐，你是留洋回来的吧？”

大梅：“是的，我在美国读书。”

郭永怀：“美国？美国在哪儿？”

大梅指着大海：“在大海那边。”

郭永怀：“离这儿有多远？”

大梅又被问住了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恐怕总有一万里吧？”

张东海：“小朋友，好好学习，将来你也去美国留学，好吗？”

郭永怀点了点头。

贾彦、龙小宝匆匆赶来。

贾彦：“东海！你们在海边流连忘返……”

郭文秀：“哎，贾先生，你们……”

贾彦：“啊，郭校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”

郭文秀指了指郭永怀的画板。

贾彦：“东海，郭永怀这孩子，好奇心特别强，左一个为什么，右一个为什么，问得我不知如何回答。”

郭文秀：“你们是一家人？”

贾彦：“是呀，他是我大姐夫……”

郭文秀：“也在美国留学的？”

贾彦：“不，他过去在日本、英国留学，后来跟随孙中山……”

张东海打断他，问迎面走来的龙小宝：“小宝，你从德国带回的化肥，在哪里做试验呢？”

郭文秀抢着回答：“我们郭家村就有一块地，上了德国化肥，庄稼长得可好了！”

贾彦：“东海，明天我陪你去看看！”

郭永怀越听越兴奋，惊奇地望着他们。

青岛，海洋研究所。

贾彦指着鱼雷的模型：“这几年，我一直在琢磨，鱼雷能不能按照人的指令，追踪并击中敌人的军舰……”

张东海：“哈哈，你挂的是‘海洋研究所’的牌子，实际是……”

贾彦：“哎，鱼雷是属于海洋的嘛！”

张东海：“不，鱼雷也属于天空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德国、英国都从飞机上投下鱼雷，击中敌方的军舰。”

贾彦：“那就不能叫鱼雷。鱼是在水里游的嘛。”

张东海：“不叫鱼雷叫什么？”

贾彦：“叫……想不出……”

大梅：“不是想不出，而是没有造出来。”

张东海：“对了，孙先生想出了，要造一门大炮，射到千里之外……”

大梅：“这是他在广西亲口对我讲的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想把这种大炮发明出来……”

张东海：“人家早就发明出来了！”

大梅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张东海：“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德国、英国、法国发明了一种大炮，有十几米长，最远能射 120 公里……”

大梅：“我知道，可这种炮很笨重，又不准，经常偏离目标。”

张东海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远程大炮，人家还是发明出来了。”

大梅：“但是，这还不是孙先生想的那种大炮……”

张东海：“射到千里之外的，不能叫大炮，叫火箭。”

贾彦：“火箭？什么火箭？”

张东海：“在德国留学这么多年，你没听说过火箭？”

贾彦：“我是研究鱼雷的嘛。”

张东海：“鱼雷也是一种火箭吧？”

贾彦：“那么，火箭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发明出来了吗？”

张东海：“一千多年前，中国就发明了火箭，并且用于战争。外国人都知道，中国是火箭的故乡。”

贾彦：“可这种火箭能射多远？”

张东海：“当然射不了多远。”

贾彦：“嘿，我们说的，是能射到千里之外的火箭嘛。”

大梅：“俄国有个犛子科学家叫齐奥尔科夫斯基，早已开始研究这种火箭，听说美国也在加紧研究。”

张东海：“所以，我坚决主张你回美国去。”

大梅：“可美国能让中国人参加吗？恐怕连边也沾不上。”

张东海：“能参加最好，不能参加，沾点边也好嘛！”

贾彦：“要是美国不让，那就干脆到苏俄去！那个科学家……”

大梅：“叫齐奥尔科夫斯基……”

贾彦：“他还在世吗？”

大梅：“在。听说去年莫斯科还成立了一个星际研究会，首先是研究火箭。”

贾彦：“哎，可惜，我老了，不能再出国留学了。”

张东海：“老什么呀！人家蔡元培先生，四十岁还到德国去留学呢！你今年才四十五吧？”

贾彦：“不行了，老了，只好让下一代出国留学，去发明火箭吧！”

大梅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敢到美国去学造火箭吗？我还有三个孩子呢。”

贾彦：“啊，大姐，你可是个非凡的女子！你身上，义和团精神冒火花。小弟虽是七尺男子汉，又怎么能比得上大姐你呢？”

张东海：“贾彦，别再给你大姐鼓气了。”

贾彦：“怎么？”

张东海：“她的气早已鼓足了，再鼓不是就要爆炸了吗？哈哈！”

贾彦：“大姐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你和二梅真是一对英雄姐妹！”

张东海：“你这话可讲到她心里去了！”

贾彦：“看你二妹，又要研究潜水艇，又要到青岛大学去讲课，还要带三个孩子……”

大梅：“可你当年在柏林，不准她上学，不准她工作，只让她在家里陪你，逼得她自杀……”

贾彦：“嗨，别提当年的事了。我从小受孔夫子的教育，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，天生就是为男人服务的。到了德国，学西方文明，口头上拥护男女平等，骨子里还是孔夫子那一套。逼得二梅自杀，我才猛然惊醒。这些年，她早已忘了，好像没有发生过，可我经常后悔自责，总感到对不起她，也很后怕，差一点毁了她，也毁了我自己。”

大梅：“别想那么多。二梅跟我一样，也有缺点，性情刚烈，男人当然受不了。”

张东海：“可我不但受得了，而且还特别赞赏……”

大梅：“别说了！当面夸老婆……”

张东海笑道：“他夸二梅，我不能夸你吗？”

贾彦：“东海，你性情比我好，又刚又柔，刚柔相济。我发现，大姐再刚，一到你面前，就像棉花一样……”

张东海：“你可说到我心里去了。你大姐和二梅一样……”

大梅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！”

张东海：“不，今天难得在一起，眼看你又要到美国去，我不把心里话说个痛快，憋得慌啊！”

贾彦：“这倒也是，东海内向，从不外露，偶尔露一下……”

大梅：“那就锋芒毕露，一针见血！”

贾彦：“东海，你跟随孙先生走南闯北，日夜操劳，可你还读了那么多书，天下大事无所不知，特别对科学……”